

中国女孩在聂鲁达诗社的日子 ——中智诗歌交流的桥梁

汪可可

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语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智利文学

在智利的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（Valparaíso）居住时，每个周五下午我都会坐上 612 路公交车，蜿蜒着爬过几座山、途经一扇扇涂鸦墙、到达 Bella Vista（意为美景）山口下车，为的是参加聂鲁达诗社的活动。

下车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鲁达的巨幅画像，他微笑着，像是在欢迎我这位来自古老东方的客人。再往前走几步，穿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门，便是聂鲁达在瓦尔帕莱索居住多年的地方了。诗人给它取名赛巴斯提安娜（La Sebastiana），在《献给赛巴斯提安娜》一诗中他这样写到：

“我建造这栋房子
他们先把房子盖在空中
我随之将旗帜升上空中
让它风中飘扬
让它悬挂穹苍 悬吊星辰
在白日 在黑夜”

——献给赛巴斯提安娜（《聂鲁达诗歌总集》）

诗人所钟情的这座房子是幢独立的五层小楼，由橘色、天蓝色浑然拼接，远看就像一艘惬意地荡漾在大海边的小船。房子为聂鲁达和他的一个朋友共有，三层及以上属于他。

沿着楼梯拾级而上，便到了三楼。这里是聂鲁达的起居室和会客厅，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小吧台，让人联想起诗人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吟诗的热闹场景。四楼是诗人的卧室，里面绘着“中国仕女图”的衣柜甚是引人注目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聂鲁达曾两次应邀访华，写下多首歌颂中国的诗篇。顶层，也就是五楼，是诗人的书房，这里很是安静，还有大扇大扇的窗户面对着大海，十分适合写作。房前有一个宽敞大露台，它宛如甲板。站在露台上，凭栏望向不远处的大海，让人仿佛置身船上，漂在海中。聂鲁达有一部诗集叫《船长的诗》，也许在赛巴斯提安那就能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当船长的愿望。

从露台往下走，就来到了一个有着蓝色 S 型长椅的小公园，长椅若朵朵浪花托起了诗人的家，公园小路的尽头就是后来修建的聂鲁达智利诗歌图书馆了。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只有一种——智利诗人的诗集。单单收藏本国诗人作品的图书馆，大概是世界上很特别的一个了吧。作为诗歌大国的智利，诗人灿若繁星，很多当代诗人作品的首版都被收藏于斯，其中除了聂鲁达本人的诗集，智利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加夫列拉·米斯特拉尔（Gabriela Mistral）的作品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个图书馆不只有借书、藏书的功用，还是聂鲁达诗社的主要活动场所。

一、加入诗社

聂鲁达在智利的三个故居——首都圣地亚哥的 La Chascona（巧思宫），瓦尔帕莱索的赛巴斯提安那和圣安东尼奥的 Isla Negra（意为黑岛），每一处都有以聂鲁达命名的诗社，秉承着聂鲁达关爱年轻诗人、帮助文艺界朋友的精神，给予青年诗人交流、成长的土壤，也承办着各类文学活动。

我第一次来赛巴斯提安那参加活动，便是在聂鲁达智利诗歌图书馆，只见诗集“砌成”的墙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上面放着两瓶印有聂鲁达头像的红酒。聂鲁达诗社的社长叫 Sergio，头发已微微发白，却容许着他小二十来岁的人与之逗乐，他似乎也乐在其中。在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热情的见面礼后，我顿时放松下来。

按照诗社活动的惯例，Sergio 发给每人一小摞纸，上面印着今天要讨论的诗歌，于是大家开始读诗，按照座位的顺序，每人念上一首。社员们都在安静地看着、听着，也有人开始拿出笔在纸页上写写画画。读罢，大家便对今天的诗发表一番感想。Sergio 还给我们布置了个作业：写一首关于夜晚的诗，下周五继续在这里朗读、讨论。

一周后，“夜晚”主题诗歌分享如期而至，题材十分广泛，创作也很自由。有的社员描述了自己深夜在瓦尔帕莱索山间小巷里的所思所想，寥寥几句，灵性十足，极具哲思；有的全是大白话，甚至加上了几句“智利国骂”；有的痛斥当前政府对智利中南部原住民马普切民族的不公正对待；有的则想到了自己的童年，那些漆黑的、痛苦的位于南方的夜晚……

活动结束之时，我喜欢走到诗歌图书馆的落地窗那里。巨大的落地窗在夜晚成了一块墨蓝色的幕布，瓦尔帕莱索的夜在这里应时上演，只见疏星点点落在了海中央，山间高高低低的房子也坠入了夜色……这是聂鲁达也曾欣赏的景致，轻易实现着你对浪漫的想法，引发人的无限诗情。

二、诗社活动

从那以后，聂鲁达诗社成了我在智利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就像开头说的那样，每周五晚上我都会来参加诗歌讨论会；周六周日，这里也不时的就有新书发布会、系列讲座，或者纪录片上映等。此外，我们还会不定期参观其他诗人故居，比如诗人比森特·维多夫罗（Vicente Huidobro）的故居、聂鲁达在黑岛的别墅等，因为诗社社员的身份，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，被邀请参观很多未向游客开放的区域。



图1 诗社讲座
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
在诗社的这些活动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11 月的露天诗歌节。

聂鲁达诗社每年都会联合当地的文化部门举办露天诗歌节，通常会邀请另一个国家的诗人过来一起读诗。我参与的那一年，是第七届露天诗歌节，开了整整四天，邀请的是秘鲁的诗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年智利本土的诗人团队中有马普切作家埃利古拉·奇乌艾拉夫（Elicura Chihuailaf），他于 2020 年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。

诗歌节在当地一个剧院隆重开幕，其后的活动都会围绕涂鸦、电车与船只展开——那是瓦尔帕莱索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充满活力的特色名片。第二天晚上，诵诗活动设在露天涂鸦博物馆。其实，所谓的博物馆并非真正的“馆”，而是 Bella Vista 山的山坡，没有围起来的院墙，也不需要门票，凡有涂鸦的地方都是博物馆的组成部分。我们的诵诗活动就在一个山的转角处，只见一个诗人坐在那里演绎着自己的诗句，他没有直面观众，而是时而低头时而望向侧面，音调时高时低，他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。诗人旁边还有个坐在箱鼓上的乐手，一只大狗在乐手的脚前安然入睡。听众们则坐在对面高高低低的台阶上，安静地托着腮，听得入神。

诗歌节的第三天，选址在海中央的船上。社长 Sergio 早早地就将船票发与我们，我和社员们一起走上发往大海的船只。行进到海中央，船停了下来，一起并列行进的，还有三只小船，其中一只是诵诗船。Sergio 首先致辞，秘鲁的客人们也依次登场，诗人的句子在太平洋的中央回荡着，而我们被小船盛着，随着海上的微波摇摇晃晃。彼时，我不禁想起

诗人艾青 1954 年前往智利给聂鲁达祝寿时写的句子：

“你爱海

我也爱海

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”

——在智利的海岬上（《海岬上》）

最后一天中午，诵诗活动在瓦尔帕莱索标志性的交通工具——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运行的有轨电车上举行。绿色的电车会缓缓绕城一圈，到了哪一站，有人想上来读一下自己的诗，或者读任何的诗，都可以上来。我当然，也穿上汉服读了两首李清照的词，一首《一剪梅·红藕香残玉簟秋》，一首《如梦令·常记溪亭日暮》，让异国的朋友们听到中国一千年前的女性旋律。

晚上，秘鲁驻瓦尔帕莱索的领事也赶来参加，没有任何冗长的发言，诗人依然是主角。领事馆只默默地准备了丰盛的秘鲁美食美酒供大家品尝。活动依旧是露天的，就在聂鲁达那个可以望见大海的露台上举行。那晚活动结束时已近午夜，大家端着残酒杯，和着音乐轻轻起舞，不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地张望着……诗歌节的每一天都给人带来了极致的审美享受。在海边的诗社里，谁都可以成为一个诗人。



图2 聂鲁达露台上的诵诗会
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
三、中智诗歌交流

诗社的朋友们都很爱东方的诗歌，李白、杜甫、艾青、海子的名字对他们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，他们以“千年古国”代称中国，而“诗人”二字的汉语发音，在我们诗社，也是人人都会的。

有一次，我以李白的诗为例给他们讲唐诗。品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赏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他们早闻诗仙的大名，这才通过一个中国人了解他的诗，原来他是一个这样洒脱这样爱饮酒的诗人！他们说，要是李白来智利，一定也会爱上这里的，这里的人们爱他，更有好酒供着！

我在诗社中也交到了我最好的智利朋友——Josefina Tralkán，一个在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读文学专业的女孩。Josefina Tralkán并不是她本来的名字，Tralkán是马普切语，意为“雷”。她说她希望能像天上的雷一样充满着力量，去唤醒

这片土地上沉睡的人们，那些漠视土著民族所遭受的压迫的人们，那些遗忘军政府暴行的人们，那些无视教育和养老问题的人们，他们或是只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，或是对眼下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，而这些，也都体现在了她的诗句中。她还告诉我，她下一年要学中文，因为想要读懂李白。她成了我最爱的智利姐姐，她也叫我妹妹。

我和 Josefina 一起合作了一本诗集，实际上那是我把她的诗翻译成中文后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，她视若珍宝，想要出版，在一番努力后，这个想法成真了。诗集发布会那天，Josefina 穿上了她最正式的裙子，我也穿上了汉服。我给她的集子写了一个小序，里面描述了我们的友谊。读完这段话，全场响起了掌声，我们这对中智姐妹也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分享结束后，人们涌了过来购买诗集，他们找 Josefina 签完字，也让我用中文写点什么，大概觉得这样很特别也很有意义吧。于是，我给他们写上对应的中文名字，再加上一句祝福。末了我们都一一合影。这天，我和 Josefina 收到了鲜花，能够一起做成这件事情，实在是幸福极了。



图3 诗集发布会

图片来源：作者提供（诗社朋友拍摄）

本届诗社结业典礼也是对外的，所有的社员都被推搡着上去读了自己的诗。在读诗的时候，我感到忐忑不安，还有些害羞，毕竟这是揭露个人内心最隐秘的角落的时刻。那天来了很多听诗的人，有的还对我们的诗作了点评。分享完以后我们就进入了酒会环节，不用像读诗前那么紧张了。有几个人拿着酒杯朝我走来，有人说很喜欢我的诗，有人说我的句子很浪漫，还有人说她从我构造的情景中想到了某个时段的自己，而诗社里那个整天穿着衬衫背着帆布包的忧郁男孩——19岁的文学系大一学生，则若有所思地问我：你的那首怀古诗里是否表达了某种哲学思想呢？

在这里，朋友之间互赠的礼物只有一样——书，最好是诗集。我在这收获的书，可以摆满整整一床。一次，在赛巴斯提安那承办的拉丁美洲青年诗人论坛上，我遇到了一位诗人朋友 Ernesto González，他送了我一本自己的诗集。给我题字的时候，我问他：可不可以用中文写我的名字？很简单的。他于是饶有兴致地照着我提供的字样描绘了一番。这定是他人生第一次写中文吧。

时光飞转，我在智利的工作任期也接近尾声。离别那天，智利姐姐 Josefina 送我去首都，我眼见着飞机要起飞，就要离开这片我生活了快两年的土地，脑海里回荡起艾青的《告别》，也是在这个机场写下的：

“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

就这样地，我离开你

离开我的兄弟

离开智利”

——告别（《艾青选集》）



图 4 Josefina Tralkán 与作者

图片来源：作者提供（诗社朋友拍摄）

分别的时候，Sergio 告诉我：“赛巴斯提安那就是你的家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如今，我已离开我亲爱的瓦尔帕莱索两年多了，听说聂鲁达图书馆又装修了一番，场地扩充了一倍；2020 年的露天诗歌节因为疫情暂停了，2021 年的诗歌节或许在线上举行；运行了二十余年从未间断的赛巴斯提安那诗社也迎来了它的第 260 名社员……

海内存有知己，天涯亦是比邻。离这片土地很远以后，我和诗社的这群朋友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：我们又翻译了几本诗集，办了几次线上的诗集发布会；我和 Josefina 组建了自己的诗社会团体，出了诗歌杂志，还建立了诗歌网站。

智利聂鲁达诗社，在中智之间架起了一座长长的桥梁，它跨越大洋，跨越时空，连结着志趣相投的人们。我，一个中国女孩，因为诗歌与智利朋友们联结起来的情谊，在时间的发酵下，也变得愈加醇厚。

可何时才能再相见呢？亦如艾青，我无法许下重聚的日期。

责任编辑：高良敏 文字审校：王 琴